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

四

四六標準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八

謝除授外任

代潭州鄒帥

應龍

謝丞相

守藩瀛水莫奏膚公分閫湘流又承嘉惠仍進璧
之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
大之竿牘恭惟某官乾坤間氣社稷廿臣一日萬
機殫輔贊弥縫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
故齊人章章有侵疆之歸而魏地糾糾方樂郊之
適非用儒無敵於天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惟公
克成厥終永息四夷之警俾予從欲以治允爲萬
世之功况方半二十四考之書詎容專五三六經
之美某久違東閣幸宅南交徒以奉萱草之親難
於恋梅花之外所祈便養徑歸綿上之田亦欲投
閑稍養漳濱之疾豈意大鈞之坱北復容小袖之
回旋爵祿兩崇敢但襲荆潭之唱和中和並布庶
無傷衡獄之扶輿

除成都漕到任謝史丞相

伏以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
之轉輸不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
感激肺肝竊以益部夙繫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成

都舊稱陸海海烏糉其揚塵蓋自利路之荒殘尋至潼川之剽掠督責惟深於西道劬勞良慘於北山巧婦戶之尚難責無麵之餅老農墮甚若爲取不稼之禾伏念某多病不材至愚極陋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進旣乏大雞之效退已孤鷗鷺之盟天宇浮眉尚青眼逢迎之舊雪山到面驚白頭彼此之新比聞驪駕之虛大有鶡書之薦蜀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駢吳客思重恐負樵蘇之後釁駭采葑於下体孰蟠木之先容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恩異冀用者

標入

不才才者不用外議謂何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六幕熙帝載使宅百揆燮和歷二紀之間立太傅茲惟三公辭遜閱十年之久蓋欲復文武之境然後受周畢之封帝王出萬全率由先正舊典之式春秋大一統迄還寧人有指之疆率土莫非王臣皇天旣付中國始由孤棘出正嶺槐窺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迨天未陰雨之責尚克綑繆眷言黑水之惟梁正筭青天之轉粟飛芻旣急刻楮尤艱知其熟魚鳧之游念其無蚍蜉之援特加識察俾效馳駛某敢不思廣咨諭力圖任

負三十鍾致一石無敢辭往百畝分食九人亦當
加念惟知黽勉皇恤驚庸流馬木牛儻可息民而
休士豢龜籠鶴終希置散以投閑

除成都漕謝政府

連四千石之任蔑聞蜀郡之歌餽十萬竈之屯仍
玷益州之分由支郡馳駢於本路恐短材雙躉於
長塗令先甲以惟行命重申而莫避竊以雲門陸
澤夙稱要害之膏腴石棧天梯素忌吮磨之牙血
六步七伐周不愆於庸蜀十鍾一石漢實敵於西
南兵不寓農今益異古三逢單閼之歲壹無強禦

之入萬夫莫當之劙閼跋跋奔走五百餘里之石

穴綽綽去來戰不因糧敗必仇餉剜心醫眼忍能
閉眼而不醫推髓剥膚安有曼膚之可剥此際把
天隅之繡何術流地上之錢伏念某不材之人無
用於世教胄乏祝螟之效監州無展驥之功三暑
僰侯分終身之不齒一寒瓦屋甘俛目以爲眉未
能消愁嘆之聲更異玷禮樂之遣依蓮而泛綠水
况當傍籌邊之樓轉粟而上青天又可訪支機之
石然造幣則刻楮難於刻玉調夫則鑄人重於鑄
金刈葵已覺其傷根緩步又難於拯溺跋胡橐尾

歲目鉢心昧於一來瞠若四顧恭惟某官基命兩
社棟國九筵太微三光風霆闕流形之用洪鈞一
氣雨露無甘苦之分己欲立而立人道先覺以覺
後謂江漢朝宗于海必導岷而導嶓當荊益跨有
之時欲保吳則保蜀重載必歸於牛負畏塗何止
於烏飛雲深冷滴博之邊永解思先零之漕乾矣
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某
敢不盡力鞠躬愛人節用安危之意注將相使臣
弗敢與聞錢穀之間至廟堂君子惟能通志

除成都漕謝侍從

卷六

無中和之歌轉上聞於太學有禮樂之雅獲下拜
於少城十年出幕之孤鳴萬里題橋之駟馬超迂
寵甚稱塞闢然靖循表選之由定出裏言之賜竊
以收蜀而給轉漕史稱蕭何之功諭巴以擅運輸
文見相如之檄非天府前腴而後瘠殆雪山昔重
而今輕萬壅萬牛窘韋臯之去鎮一琴一鶴文清
獻之乘輶况從漢棧之置闔不見秦兵之耐戰益
州疲敝民不聊生劙閭崕嶸君誰與守飛鳥桃虫
當亟懲於後患木牛流馬詎宜付之庸人如某者
志本熊熊才終鹿鹿滿頭素髮意本蕭條殊目黃

塵法當憔悴進稀苓於館下以冗見治希驥足於治中無才可展火燄生於兩角月影轉於半輪雖游擁於雙旌悄無聞於五袞適承驪駕之缺驥蒙龍節之盼求者不子而予者不待求此恩厚甚食以足兵而兵不足於食茲事柰何冒袁嶺而弗回恐艱隣之難免茲蓋伏遇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山倦倦先天下之憂卓卓得聖人之任論思獻納精神折千里之衝諷度詢謀採訪邇十道之選萬里東溟之隔導江漢以朝宗十年北風之涼閔岷峨之悽愴行行且止避御史難歷井以門參皇

票人
者華遣使臣且翕箕而挹斗某敢不問民疾苦察吏否臧寧捐食以節衣無剥廬而豐屋戊蓬婆之雪謹操蘇武之節旄跋織女之星徐問張騫之機石

除成都漕謝檢正都司

分江鄉之符偶綴益州之分出澤國之節就今周道之馳輕孤熟路之車大乏生財之道循墻莫避叱馭知慚竊以中和布宣金馬亦煩於遣使疲敝危急木牛尚困於餽師蓋窖千餘鍾一石之輸頗仰三百萬斛穀之糴比旣失丘山之暴暴乃專責原隰之皇皇琴鶴清規或又似嬖琴而袞鶴繭絲

拙計今不待成繭而取絲委之駕庸何以勗勉伏
念某秉心抗直涉世迂踈綿力薄材位合居於人
下虛悲空警憂乃犯於衆先甘以狂愚老於廢棄
慨一寒之去國驚十暑之浮家晨入太學而招諸
生投闈乃分夜發清溪而向三峽假守非才方弄
月於峨眉遽觀風於海眼誦詩授政敢曰使四方
而不能咨難爲謀是當拜五善以求獲此蓋伏遇

云正檢

司存雨露身逼雲霄

云詳定檢

彌綸省闥弼亮廟

云編修

司存雨露感會風雲

云詳定

燮和帝載翊贊

云史

天樞身爲國史君舉必書惟較多有味之言

標六

蒙霧深不知之潤謂吳蜀相爲唇齒當廣咨諛得
信布以任爪牙亦資餽餉有可福虛危之次諒多
憚參井之捫病駒弗稱於文羈老馬或諧於故路
藐然外服假以裏言乘白露以采葭俾青天之轉
粟某敢不愛人節用尽力鞠躬勉千里之羸糧廿
三年之刻楮然公車實無希於暮召在錦城能不
願於早還四牡還歸而苞桑載飛且謹戍西山之
雪萬象皆春而孤槎自客何因近南斗之星

除成都漕謝李制置

臺

守江鄉之符正慙玩渴出澤國之節濫備將輸亟

控需章冕回渙汗茲奉大元帥之承制必欲小行
人之疾驅冒昧滌紅凌兢布白伏念某百無操挾
獨有迂踈學無所成空敝精神於蹇淺仕未能信
僅存肝膽之輪囷立館下招諸生一鳴輒斥坐堂
上稱太守再鼓已衰獨感吾選韓厥之知皇顧孰
殺子產之怨止湏書考力乞投閑敢圖清朝驟畀
漕事惟成都夙稱陸海海已近於揚塵而益部舊
號使星星今同於墮石熬波無潤刻楮難成百畝
食九人寧忍奪金於白晝十鍾致一石九難轉粟
於青天此豈庸奴所能匪勉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標八

子之詔敢不膝行急觀察於賦興急勅吏於民尚
祈指教恭惟某官識弘且毅氣直以方學廣而聞
多才全而業鉅光猗蘭之葉廿載其英勁前茅之
權帝嘉乃績受任危難之際折衝談笑之間夷虜
瞻寒士民心服薦吳起薦西門豹悉送吹噓咨向
寵咨郭攸之尤加摸索有如鑿璧亦俾驅馳某敢
不恪奉六條圖拜五善維駒維騏維駟維駱敢自
怠於鞭笞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願少寬於轡策其
爲頌俟罔旣敷宣

謝黃制副賀除成都漕

某受容察於偏城正虞謫蒲界將輸於一道安得
誤除知必出於流言迺遽蒙於淮記蠅雖貪於附
驥大不足以續貂使萬一如傳聞當再三而懇避
區區之懇續續以陳比羞蘋蘩其愧施輕而報重
茲奉竿牘不覺情過而禮踰百感稠重尺牘勃窣
亟具申稟仰乞丙原

謝順慶李知府賀除成都漕

某蕭然塵土殊乏郡庸聞之道塗謂有使命知流
言之難信省孤跡之不堪正使誤除亦當請免改
圖采聽便辱品題某有感皴揚實無被受不稼茂

取禾之理負乘惟致寇之憂先布尺牘少據寸悵
嗣規申控敢幸丙原

代羅制機彙改除太守謝史丞相

假守漢源冒控陳情之請改麾晉嶺實諧便養之
謀寬庭闈萬里之懷出坯冶一陶之力福如天而
微受感無地以寄言伏念某殖學疎蕪賦材蹇淺
詩書門戶所求無忝於父兄塵土簪裳其實徒勞
於州縣倚閩山而製邑攀蜀道以壽邊過灑瀨百
牢之閨甚安蓮幕叱叻狹九折之坂忽冒竹符惟
此沈黎界在雲嶺縫懷六詔安有奇功在再二年

僅無之事起家至二千石萬有餘榮倚門有九十九親一則以懼敢謂洪鈞之轉復容盡戰之森許印笄之還轍指衡湘而易組蓋范史之傳循吏僅十數人如桂陽之有治聲乃二三輩尚詭圖於後效期力企於前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姑俟及爪之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俾全啜菽之驩揆厥所元亶知其自恭惟某官名垂宇宙力負乾坤作室而厥子肯堂有偉相門之相若金而用汝作礪是維功令之功談笑却萊人之兵答係制單于之命陰陽和而在內附何難外撫於四夷上下文而其志

標八

同尤欲曲成於萬物故知椎鉉亦預甄收某敢不刻骨藏恩指心誓報乃瞻衡宇快林鳥乏哺之情當走京師窺槐龍顙面之拜

代董通判居誼除知惠州謝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請裁狂簡之章少荅生成之造伏念某蠹書淺學鴈塔未科自役俗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蓮何有薦屢列於公車種林既登政偶安於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黥解后越俎之庖偶調衆口煩需章之交上冀漠渥之留

中人豈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
也分憂亦所以近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
去蹠蹠儀鳳鷗自分於退飛跕跕墮爲馬何辯於
後殿鵝城舛大鰐穴淵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
詩茲亦竒矣使渤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
恭惟某官佐主經邦量能授職雖馬湧牛溲兼收
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苟驅去復來奚其爲政
凡于內補悉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異於是以德
報德公其許之歟某尚遠戍期敢忘政學一麾乃出
守孰非大丞相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刺史之效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標六

散人細蒲千續食於本朝宰物曲成特轉丞於支
郡詎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穎之駒愧溢情顏
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踈骨相旣屯
乏雲雷經綸之學丘園自資非河漢黼黻之文猥
蒙養士之仁濫綴教胄之屬經笥之嘲未發謗篋
之惡已盈先生學雖勤言雖多譽難酬毀相國禮
之過知之至罪止從疑俾奉叢祠實爲寬典掘雲
而破嶧嶧歸尋黃獨之苗乘月而弄潺湲飽飲紅
泉之水倏三周於歲籥冒一問於化甄茲蒙天恩

俾貳斗壘都梁樂土巫水舊幡崇寧拔縣而升軍
甫百餘歲嘉定據僉而置倅方一二貞及爪之戍
雖遙種漆之謀有待威爲龍蛇恩爲赤子當贊郡
條小不虺蜮大不鯨鯢仰惠國力恭惟某官得聖
之任爲帝者師父子繼世三公邁史丹仕漢朝之
績明良慶會六字紹越王輔 孝廟之勲鹽梅水
火鼎實惟和粉米絲繡袞章亦別存竹頭於舸艦
拾桐尾而宮商念椎鉗之無他嘆陸沈之已久日
月出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江漢灌之秋
陽暴之寧忍匹夫之不獲因其素出於門下使之

【標八】

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弁

星之重圖爲杯水之消魚尾旣頽詎敢急耳升於
東海烏頭可白儻或憐三匝於南枝

除武岡通判謝宣參政

繕

祝釐秩滿千續食於大鈞宥過恩深俾轉丞於小
壘得逾券外愧溢情涯伏念某全蹈拙踈見謂庸
俗乾愁漫解初非了事之癡虛驚空悲直坐信書
之誤偶蒙光範擢糾成均韓愈乏赤箭之材徒勞
晨入鄭虔荒蒼苔之屋端合早歸獲領叢祠允爲
寬典青精可飯居然乏大藥之資黃獨與苗聊爾

託長錢之寄三年于此百念蕭然誰爲推轂之言
忽有題輿之命青袍朝士之最困遽借牙紺黃紙
除書之無名特加齒錄雖尚俟數年之戍亦強名
半刺之官伏遇某官弼亮天功辨章人物贊一氣
洪鈞之橐籥萬間廣廈之帡幪天地爲鑪造化
爲工力扶公道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洞見物情閔
其嘗誨館下之諸生使之姑試治中之別駕初無
驥足之可展姑見牛溲之不遺某敢不銘骨鏤心
洗腸滌胃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未容急就以代耕
百畝之田五畝之桑且合力農而報國

標八

除武岡通判謝葛僉書

洪

奉祠秩滿學于祿於天朝起廢恩深轉為丞於斗
壘自匪推崇當時之轂何由題仲舉之輿拜渥自天
歸恩有地伏念某材真無似命亦不猶糞壤孤豚
初豈願犧於太廟榆枋斥鷄抑難附鳳於高岡弗
能藏畔以自埋猥取入朝之見嫉館下之誨言未
旣粗免嘲師臺中之評以爲傾渠能原毀兩年雲
卧百念永消負米爲身飽只增於多感折薪無子
賤亦覺其有涯任諸公臺省之登甘此士江湖之
落獨嘗侍夫子之屢罵頗辱知小人之肺肝方通

國稱康章之非乃逢人說項斯之善士固伸於知
已况受殊知身未可以許人詎容弗許伏遇某官
四朝元老一代真儒自治治人所學皆周孔之學
先覺覺後斯民即堯舜之民從容取日於虞淵談
笑作霖於商野耆壽俊在服精神真足以折衝救
寧武圖功夙夜密陪於基命獨念江濤之如此深
思人物之眇然與其倚信於誅忠不若收羅於贊
直留何蕃於太學昔誰從祭酒之言處士元以治
中今端出將軍之力有感在此無謝得乎某敢不
銘鏤殊私激昂晚節且忍飢而待麌無乞酒以厭

標入

漿不利走趨梅福難班於文石尚能拜起李臯願
踔於武岡

代衛太社樸除袁州通判謝丞相

徽恩改秩誼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
次川藪密藏其汙疾帡幪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
後先超躡全出大鈞坱圠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
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願載續
於世科門蔭可羞空屢偕於計吏崎嶇三仕蹕踔
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
幕方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汙於池沼

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計校平生擢
髮固難於數粟躋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
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
神圉而祝釐懷眷亦庭闈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
山水之縣少僕及爪忽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
任宜春多勝蓋具見韓昌黎之詩尔袁得賢亦足
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輜猥玷題輿拔之沸湯烈
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
伏遇某官心契禹臯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
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

標人

璇璣密運而屢躋豐慈寶玉來帰而重見泰平時
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
皆重費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爲而報稱某敢不
銘恩鏤脰圖報誓心肉骨之羽翼之可坐湏於泥
軾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除兩浙運幹謝丞相

掃門執贊冒干相國之知得闕登畿俾贊使家之
盡免待及爪之次足寬索米之憂頓令小人之屬
饑實感大鈞之抉北伏念某學落不殖器窳無奇
一科玷鄉老之賓三仕作諸侯之客銳心擢胃僅

成抽黃對白之文歷井捫參安識泛綠依紅之樂
旣脫岷峨之險復罹羸博之悲兩年甫詣於選曹
百拙難營於近祿獨蒙三握髮之遇許垂一舉手
之恩嚴徐奮飛共勸枚臯之且忍歸張嗟悼或疑
東野之無成適聞椽屬之虛實在神臯之近冒爲
冶躍便辱陶成滿腹飲河止冀斗升之水舉頭見
日乃依尺五之天祿足代耕政堪學製十年出幕
或笑未了公事之癡三命循牆可無不入帝城之
恨孰披拂是遂濟登茲恭惟某官坤厚承天謙平

應符
稱物作典寶於浮寶之日共知出伊尹之功書得

玉於竊玉之餘益足表魯公之德不然蕭謹底貢
之舉曷在君奭爲保之餘帝於一二日之幾誕敷
文德公其萬億年之敬肅將祇歡必令四夷之來
王亦惟九德之咸事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豈終
捐已釀之桐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姑使作向陽
之木所慙小物亦累曲成某敢不欽乃攸司事從
其長合東西而瞻使節思漕波尺地之通敬蚤夜
以從祝規俟洪鈞一氣之轉

除兩浙運幹謝俞樞密

應符

十年幕府公事未了於癡兒千里邦畿幹譽又思

於裕父不失依蓮之職足寬索米之憂一陶甚憇
三沐以謝恭惟某官基命夙夜勵相國家敉寧武
圖功茂展同寅之略任舊人共政共期先甲之孚
迓寧主遺寶之休受匈奴奉珍之賀俾予從欲以
治元圭足可以告功惟公克成厥終大器益思於
自治昆夷喙矣烝徒楫之思無競之惟人圖有辭
于永世伏念某百無象似獨有驚庸已知作咏以
悔狂無敢刺口而論事詎意贊木牛之運乃猶用
芻狗之陳城南巷窮漫曰去天之尺五江西徵涸
亦惟乞水於斗升然或蒙二三執政之知猶可備

集八
八百除吏之數小枝卷曲而不中詎應詰臣氏而
杙檻大鈞块北以無垠儻或陶河濱之苦窳否則
安倉庫之氏亦願甘盆盎之中客燕差池曾辱捲
簾之頤病駒局促更希膏鬢之恩

代衛機宜樸謝史丞相

偕計吏於外臺未能拾 司閑曹於內幕乃使奉
親拔之墨水之餘付以青氈之舊請裁小牘少謝
大鈞惟國家重謀帥之權故子弟許主書之辟豈
惟機事宜有司存亦將培德而蓄材欲使象賢而
趾美當建炎多壘之日實等諮詢至紹興偃革以

來始逃僉擬似若取禾於不稼然當肯播於厥畝
如某者百拙無堪一愚自信耻襲懷綳之簪笏妾
希弓冶之箕裘豈知下俚之音不中儀曹之度能
門有矜式也獨無公貺之科有司豈枉我哉姑利
齊生之器欲返邯鄲之步更爲湘水之行適是親
闈旣移他鎮姑求筦庫之節以慰倚門之思敢意
甄收曲加器使猥從新府復得舊除盡棟朝雲此
非吾事短繁夜雨姑與心謀不勞奔走於顏行賸
可周旋於膝下碧幢整暇更無可奉之文書碌碌
雍容此外何求於造化茲蓋伏遇某官道光堯民

卷六

忠結主知獄立八年淵澄百揆收公道於廟堂之
上用必惟人散泰和於宇宙之間動無棄物遂令
太史牛馬之走來觀旌陽雞犬之飛某敢不增所
未能求爲可貴孝友施政當思今德之君陳法令
爲師肯作無能之薛惠

代衛機宜

撰謝陳憲天宜

贅貞內幕漫爲寸祿之謀受察外臺忝預一人之
數可無竿牘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知方仕非能
信伸其呻畢頗不後於衆人觀我朶頤終未聞於
大道屠龍有志畫虎何功釀無欲清遂強隨於計

吏貨不中度竟見出於儀曹姑求筦庫之官以尉
倚門之望敢圖申令復使主書臺皇枕夷夏之交
有嚴屏翰庭戶得湖山之外亦簡文書姑從容膝
下之惟且增益曾中之學幸孰大此端有由然恭
惟某官器宇浚明風猷凝遠自其不辟小官於州
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模暨宅牧於南交果馳聲
於北闕帝念江右俗近嶺陬非得持斧之繡衣莫
戢弄兵之赤子濡轡甫驅於駱馬埋輪已龍負豺
狼翠雨浮雲便作絳宮之想紅旗破賊即觀黃紙
之除某愧伐檀之官莫施種草之力尚徼餘花惠

及閑曹子弟亦何預人聊復爾耳孝友是亦爲政
幸卒教之

代衛機宜謝樓提舉

同前恭惟某官昭代儒宗清朝壽俊精神灑落光
風霽月之標翰墨淋漓貯霧含雲之筆自三年之
博士盡旬月以封侯行莫爲乎王留去孰如於公
猛兩轔焜耀久游康樂之城六轡委遲遂訪羲之
之宅散積倉於南畝蘇涸轍於西江皇華寧久於
馳驅清切即司於獻納

代衛機宜謝陳知府

同前恭惟某官天韻凌明風猷膚碩早參諸彥孰
如棠棣之華偏閼後生不起積薪之嘆民庸既茂
朝蹟亦高居然專城尚此歛惠田疇之成子產既
永歌之朝廷之知弱翁行且召矣

代王支鹽謝丞相

定

辟差

投光範之書方委身於鑑錘從英蕩之辟許效役
於牢盆旣無待闢之淹又有便家之樂小人屬饜
足以行矣大鈞抉北於是見之伏念某赤城迂儒
白屋賤士壯歲從獨湖之學難強附於同門中年
題慈恩之名偶適逢於當軸然雖生三台之下未

業入及望六符之光供簿四方師友粗稱其愿憇貳令

一邑臺府過謂之廉勤其如通籍之章難及守株
之士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或勸其干堂馬渤牛
溲妄作兼收之想龜毛兔角理無速就之期姑安
轅下齷齪之蹤往守海瀨廣斥之權頗聞此職本
亦在遴選之間偶遂爾私茲端出曲成之賜有感
厚甚無謝可乎伏遇某官壯濟王勲家傳相業從
容而飮百度談笑而羈四夷斷度收羅細桷大栱
之各得滌濯剗礎精金頑礎之自分每隨物以賦
形常量能而授職憐其乏沈水依紅之質姑且贊

熬波出素之司庶羨地征無棄天產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鹽之中敢忘希於尺寸活禦寇於鮒轍之內當知感於斗升

回諸郡賀除成都漕

弄半輪之月正慙俛目以爲眉觀一道之風猥使強顏而將指繭然疲役畏此簡書未敢驅六轡之絲已蒙褒一字之袞恭惟某官溫恭維德豈弟宜民飛紫馬之英聲奉黃龍之寬詔平生無襦今五袴已騰蜀郡之歌勦厲增秩賜千金即拜漢庭之璽看憐濩落俾效轉輸自非送上之吹噓安得藉

中之摸索某終歟非據亟已引辭投以木瓜愧乏衛人之厚報集于苞栩但深周道之懷歸

回諸郡通判賀除成都漕

守藩支郡曾微牧御之才出節本朝忽冒轉輸之委方免章之需報辱慶牘之鼎來或承之羞不知所賀伏惟某官材優壯濟學本躬行宜澤佩以登朝暫題輿而佐獄車蓋一丈詎容緹屏之淹風月平分行膺佩刀之贈某自惟骯髒曷稱馳驅流馬木牛冀別選管蕭之亞湖魚藪獸願歸隱濠濮之間徒勤繭幅之貽莫效貂櫓之報

回諸州教授賀除成都漕

對月半輪愧無治狀觀風一道忽玷恩除已控懇辭力祈俞允敢意三鱗之席見貽雙鯉之書伏惟某官夙琰天葩早收地芥朋來游夏共師夫子之循循道出羲皇詎羨謗公之袞袞堂下不嫌於繫馬海中即佇於掣鯨即題千佛之名徑上三神之島某自憐芻狗詎稱木牛美人琅玕良感草木之吾味愛我藥石幸無金玉乎爾音

回諸司屬官賀除成都漕

再乘一障慙無牧養之功分察六條懷被輪之○

命已力申於巽避何誤辱於謙施伏惟某官仕与
孝優美由廿濟羅而致幕下便資羣空錐之慶橐
中即觀穎脫鴻儀有漸鵬怒斯飛某已控需章丐
還節傳集于苞枿籲天但切於懷歸投以木瓜厚
意更慙於匪報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九

謝辟置

再辟制幹入蜀謝丞相

遮日而走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
韁知塊丸之無垠難趑趄而不進輒修贊見併吐
謝衷伏念某骯髒亡奇睢盱有志一科不補墮身
溝瀆之尋常萬物皆塵妄意簡編之尺寸繇頃年
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湖痛尤未定門參
歷井夢不敢尋故因祥除甘就部闕適於西清之
衆論許爲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式動乞漿

之興鬻璞而售乾璞誰適爲容翫材以待大材汝
非所及猶賴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蒙羅而
致之兆足行矣幾葬魚腹固嘗回孝子之車又過
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切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
之師要是四蜀之可憂殆匪一端而遽止雖托重
固在詩書之帥然技尤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鄒枚
之間蓋有裨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
官身佩安危功有開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
心八荒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政如彼其久樂
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粵從更化專務

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胡方擾中國
無疥癬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
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誠死城郭誠死封
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
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莫酬相國之知
遠而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謝董制置

居誼辟充成都撫幹

簿領抗塵自分湘濱之憔悴帥幢辟属許令蜀道
之攀緣初無待於懇祈便力爲之振拔請裁四六
少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

懿忠定之薦辟必方廉恬退之人清獻之奏揚旨

楊皆

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乃僚伏念某殖李
不豐聞道尤淺恆於爲養強營三金之謀拙不適
時竟墮一科之底謂屠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
孫寶安得自高且棲矮屋王珣能令公喜偶傍轅
門其實出朱入墨之材終非泛綠依紅之器駭從
臣之出牧指尊選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固應累
陶鎔之造翁真善幹國事何至湏斗筲之材聞已
牋闔闔之風欲共泛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好每歌
誰能委珪幣之詩長沙千里平恐發忍着主衣裳

之笑進退維谷區僂循墻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鮑叔真能知我他復誰知政身未可許人盍爲公許恭惟某官舍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結冕旒進儀筆橐畫日三接而天心默契終歲九遷而人望尚奢一節使燕言面無幾微之見三刀夢益氣色歸號令之明欲擇模賓必先朝彦况幾兩幾駟而出定多驥尾之攀何一琴一龜之餘亦取鶴翎之短以識字有數爲敏贍淹該之學以多言數窮爲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朝取良爲之數難更作夕避長蛇之疑某敢不深虛此心鞭

標九

磨所學銘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借以齒牙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求不辱其門舉李生何辭當謹佩愛直之贈爲董公從事豈但陪合樂之嬉

代趙主簿

希坡

謝衛參帥辟撫屬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率屬辱剡奏以充貪雖未占天問之果酬豈不假人言而後得預踵皆歸於特達肺肝倍激於輪囷伏念某名爲皇宗實本素士先人存趾嘗首列於儒科元舅拊頭謂必成於宅相遭家多難欲仕無津躡矯擔餐輕別

家園之松菊懷鉉抱繫甘依學舍之蘿蓋偶爾登
名漫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出位之思名實未加
濫竊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搏泰階六符忽
擁旌麾而至明堂一柱不遺启樞之微曲假存全
屢令任使及爪而代詎希東閣之留繞木何依空
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忽辱薦揚錐之處囊中初
無見穎羅而致幕下欲使空羣重惟蟻蝨之官憂
乏蚍蜉之援一齊衆楚豈能回莊岳之音九舜十
堯不敢望隆冬之穀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殘
闇闔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泰恭之石豈易銷磨

標六

伏遇某官四海真儒三朝舊弼文章有貴再見武
公之賢招選無遺一洗將軍之陋自元戎才秉之
啓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
遺餘力復收小子之狂欲令奔走於顏行力借吹
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却尋常之恩豈可並
言某敢不銘佩異知激昂晚節將母來諗身雖未
可以許人懷德惟寃士固必伸於知已

代盧尉

仲雋

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篤楚塵埃之徼福偶幸代更繭終保障之謀人猥
勤特辟戴使天之私覆循材地以中慙惟義郴據

楚之上流而資興號晉之古縣數百年瓦礫之迹
猶有劫灰五六載鋒鏑之餘肇稱新邑俗多鼠嘯
財鬼鬼輸欲其賣劙以買牛相與抱孫而歌犧是
在撫字之職宜得通練之材歷數部封何限囊中
之穎豈期庸委遂蒙送上之噓雖未占天問之果
酬然敢不星言而夙駕伏念某起於寒遠持是空
踈三年飲墜露於湘濱一念繞落霞於滕閣下車
攘臂敢嬰搏虎之嘲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
虞製錦輒使代庖此蓋伏遇某官大鈞無垠小善
必錄耻納溝不被其澤欲惠遠黔出推轂有味之

言不遺寒素或者封囊之露許还假印之真借以
聲光寬其轡策某敢不力摩周俗盡布教條不鄙
夷其民當使烏言吏面之俗事慈惠之帥如在熊
旅金節之前

舉自代

謝李侍郎

皇

舉自代

玉堂圖舊趣四輦以來宣寶閣冠班舉匹夫而爲
代止流言於智者發往記而信然感固感於相知
慙則慙於不稱竊以伯禹固遜于后稷曷嘗稽首
于父斯宣尼謂不如顏淵何與及肩之子貢蓋惟
善能舉其類然擬人必以其倫未聞取原隰馳驅
之夫謂可備軒墀供奉之數鳳兮巢閣方將揚覽
德之輝馬也守閭正恐累知人之鑒伏

萬狀拓落一官器窳識凡安能起卓

有深醇當先皇之末年教胄子者數

刺天不羨於羣飛四國于宣見雪幸逃於衆吐十
暑貫岷山之葛一寒仍范叔之袍乏四駢四駱之
咨諫端方烏有無一鶴一龜之風采登按何功豈
謂我家侍郎之賢曲念吾宗孫子之老惟學士學
先王之道况敷文敷國典之華兩命以起知章足
爲光寵一字之拔叔夜却恐麤疎德不待於成身
士固伸於知已此蓋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壯真
儒奉命任危難之間固國還封疆之界南人不復
反矣東山以公歸芳然神旗戟纛旣父長於魏師

則光祿金紫當即封於晉國走卒知司馬顧今領
嵩陽崇福之宮胡兒問大蘇亦知起元祐眉山之
學宜煩泥檢來趣脂車幸舍人之治裝副天子之
虛佇帝乃誕敷文德正藉臣鄰王惟圖任舊人適
登丞弼藉令念小草之有遠志何至引老芋而替
伏神某敢不銜佩異知磨礲晚節集賢以待侍讀
固使臣不敢與聞征夫豈不懷歸願君子惟能通
志

代回董惠州居詣謝舉自代

答垂共工自當申稽首之遜舉一肖

標大

背之疏街袖惠然開緘愧甚恭惟其

器無欲速之心屢薦不入官姑取一麾而去三宿
而出晝無勤千里之追難進易退我不如見賢不
薦誰當耻聊復爾耳止或尼之某欲爲王留徒得
君重得龍望蜀戲已驗於前言召鄒延枚客正觀
於末至

代回倪告院千里謝舉自代

稟令推賢得公爲重袖箋委貺陳義甚高文則其
文謝非所謝恭惟某官學有源本行無瑕疵委蛇
結綠之珍是宜廟序騰踏飛黃之駿而伏蓋車使

在論思獻納之班必有輔贊彌縫之益某濫持荷
橐謬廁李官守正奉公實不如於戴胄明刑弼教
義當遜於臯陶不謂高情猶勤私謝惠而好我皆
謁如仁義之言更以贈君願力蹈中庸之正

宣賜

賀黃制置

伯固

賜金帶

分閫疇庸錫鑿疏寵三品百鍊焜煌內府之盼萬
釤九環褒表中權之勁不勤使請彌覽道存恭惟
某官追琢其相柔惠以直言忠信行篤敬學素得
於書紳極高明道中庸強何虞於衽革上嘉羊祜
輕裘之緩欲厲田單仗鍊之橫肆分紫磨之真昭
示黃河之信爲兵餽之何不受從革作辛匪伊垂
之則有餘在師中吉向來衆口之鑠曾

銷賜爾通天略吐胷中之十萬

汝

下之兩重某從聳聽夫揚阻陪旅賀寬

漕儻免裹冕賜贊皇于闈之珍尚祈拭

賀魏侍郎

子翁

賜金帶

賜璽襯賢橫金增秩書盈于閣進思緯國之文華
帶錫之輦昭示立朝之賓客登庸有漸賚爾非常
恭惟某官根柢六經光芒五緯忠信篤敬學素得
於書紳高明中庸強何關於社革一笑微生於偃
月十年良耻於倚氷上應念徙薪之言人望還采
薇之帥姑盼芝檢仍進松班申錫九環誰曰有常
而循故庚金百鍊式彰從革之作新垂則有餘服

無不數裏蹠麟趾不由郿塢之貯儲鳳閣鸞臺
屬趙家之世界無勤使請更覺道存橫安平之金
不難破狄解武侯之帶寧父渡瀘叅以公歸礪資
汝作某聳聞郵報羈賀廈成兩赤重黃自異佩芳
蘭之葉千紅萬紫寧能對松栢之柯頌詠惟深敷
宣罔既

代回嗣秀王

師授

謝賜玉帶

揚庭換號分寶展親追琢其章璀璨簪紳之長溫
潤而澤彰施袞繡之光恭惟某官德潤玉京宮日
琳館合宮薦瑞恪陪圭邸之恭上府

人琢萬釘錯落六服焜煌某未能造

揚休屹立更勤珠璧之投病骨難堪莫

報

被召

賀綿州高知府赴

召

定子

疇庸廉水奏計甘泉駕朱兩轔去載屹頽波之柱
奉尺一詔茲辰趨文石之塗用人如斯通國幸甚
恭惟某官參旗孕秀井絡載英師交卿雲黼黻交
輝於河漢伯仲伊呂羽毛盡在於雲霄言從磊落
之州茂著蕃宣之最適貔貅之狼狽委鴻鴈於犬
羊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親援桴而立鼓百步而
止五十步而止紛棄甲以曳兵公獨作庄

守城上不識顏平原之何狀茲者四

此行登山富貴乃繙餘之事惟懇懇

遠之看某也蹇百罹睽離半世玷征夫之濡轡幸
君子之得輿有德進則朝廷尊旣聞耳矣所任賢
則功施普當拭目焉

回諸處賀 召命

匹離無力久動歸去來兮之思四牡何功誤叨詣
行在所之命方切循孔牆之避未皇謝鄭轂之推
敢意雲笈先馳霧驛恭惟某官璽書增秩斧繡生
輝德旣厚於蘇枯道仍隆於拔茹噓是拂是起死
草之華風繁之維之怜生芻之空谷齒牙所借羽

標九

翼斯成頤某欲拜威顏旣愆膂力不能者止詎堪
再傍於九關兆足以行或許退專於一壑徒勤褒
飭但愧感藏

謝趙制置

彦呐

安總領

癸仲

賀辭召不允

漕水未解敢希全璧之歸戍雪將更誤玷予環之
寵區悽再三而引避威顏咫尺之難違此非左右
之先容孰與吹噓而送上伏念某志隨學落氣與
年凋虛警空悲皆信書而成誤乾愁漫解覺行道
之猶非自再汎於岷江已九鑽於巴火奉法循理
柰何矣而莫隨節用愛人愧行之之未盡每覺囚
離之無力敢言四壯之有功招大夫以旌豈爲我
設越小臣諸節亦廁旁招未敢隨召駟之塵口
返屠羊之肆詎期翼櫝莫返渙揚此

以禮樂英爲詩書帥十七年于之

尊俎之折衝迄厲二矛重弓之威俾無

馬日

卑

之返章尺書而招贊普聞已請降獎三軍而定中
原即觀奏凱每借齒牙之餘論不遺毛髮之謗材
致茲無用之人亦有罔功之奏此蓋總領某官壯
濟膚公家傳遠略卿月高升於金掌陣雲連捷於
玉閨智運木牛師不憂於左次權兼茗駿貢爭效
於右牽佇積勳庸徑登駿假每借齒牙之重不遺
毛毳之微致此涇淪許令敷奏某敢不益加黽勉
復策鷺庸雖無治聲塞海內寡二之間願陳民隱

當雲中第一之歌

謝利路高提刑豫賀辭召不允

外漕終更誤玷予環之寵露章未允難從俟駕之私退循頂踵之歸皆出齒牙之借至勤下問尤佩高情恭惟某官留着千年材兼數器人或劫劫而不足公獨恢恢乎有餘繩之維之惟恐生芻之空谷噓是拂是能吹死草之華風德既厚於蘇枯道亦隆於拔茹致茲頑鈍亦預招徠某敢違威顏既愆膂力不能者止詎堪再傍於九閨非以二又可退休於一壑

標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

進職

賀董侍郎居誼進職雜李除李士

制垣晉秩寶閣升班諭蜀良勞勉徇假留之願登瀛固寵况加真拜之榮綸綺載揚紳綾交慶恭惟某官清如秋刷和若春陽雲夢胸寬平吞一百八盤而無險天風背厚獨負三十六郡而有餘三年有成萬物吐氣不見賈誼固深半夜之思願借寇君難抑庶民之請仍魚鳧之開國峻龍馬之負圖一札細行增井鉞參旗之重三模大訓貫奎文壁

府之華歡動南衙瞻寒西賊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何限麒麟之盡滿期龜鶴之還某何足控擗游蒙料理白水魚竿之入幕竟作退飛青天鳥道之撫膺又勤羅致與其徒索長安之米不如來賦灑灑之堆直爲文翁再剖符兆足行矣安得仙人九節杖亟往從之

賀陳提刑天宜進職

懋賞外臺升班中祕激西江之水已驗澄清貫東辟之星有光臨照恭惟某官載揚淑問誕受嘉師

方當攬轡之初適有跳梁之寇無煩獮雉竟折萌
芽爲赤子爲龍蛇各安汝迹不鯨鯢不虺蜮時乃
之功簡于楓陛之知華以蓬山之直雲煙縹渺暫
煩俯章貢之流朝夕論思行即遂承明之謁某功
聞成命輒布賀緘何敬非刑謫益謹五辭之聽有
功則悅行將勞四牡之還

代回趙茶馬彥綰謝進職

寶儲進直璽命諭留經河緯洛之文書官由人重
控蜀通秦之權牧功以久成何更爲哉其有誠矣

恭惟某官天潢擢秀奕葉飛英礼樂遠而光華邇

車言邁忠信行於蠻貊思馬斯臧茲因膺任之榮
仍拜加恩之寵歲九遷其自此晝三接以必然某
越在師屯例蒙巽謝翦白鹿坡前之草中夜枕戈
對碧雞坊裏之花何時樽酒

轉官

代董侍郎轉官謝三府

守關山之戍愧乏殊勲序歲月之勞猥升華秩無
功報上有愧積中伏念某一出西垂六逢朔易惟
是窮日之力粗守封疆不敢貪天之功輒僥爵賞
茲蒙恩紀俯錄年勞揆厥所元豈無其自恭惟某
官翼扶萬化器使羣工天地爲炉每曲成於萬物
山藪藏疾豈求備於一夫致此孤蹤有叨異數謹
殫驚力仰荅鴻休

轉朝請郎謝黃侍郎

伯固

標十

荒服輦輸何益樵蘇之後副郎銖積叨升糴粧之
前曾微入奏之功僅守年勞之叙然於踈拙亦是
僥踰自昔就第之侯號奉朝請本朝難端之職頃
視班聯自官制正名之餘寄貟郎前行之祿遙瞻
粉省知隔幾塵近視土山不容一蹴顧某無似知
命不猶載馳載驅曾何裨於苞桑不稼不穡亦胡
取於墨禾偶成鑽貟外之天誰實爲將軍之地茲
蓋伏遇某官以大司馬爲冠軍俟養民以致賢人
開誠而布公道河以南皆爲晉土爭擊楫以渡江
陝而東主之周公且徹桑於未雨藉腹中之兵甲

戍塞上之金湯燕人悅則取之昆夷維其喙矣猶念獮猢騎土牛之鈍欲試奔蜂化藿蠋之奇下至斗量尚叨寸進某所慙骯髒不足控搏吾愛吾廬誰敢希於軒冕我任我輦願少緩於鞭笞

轉朝請郎謝監司

內服輦輸何益樵蘇之後外郎銖積叨升糠粃之前曾微日奏之功僅守年勞之次然於庸謫亦是僥逾自昔就第之侯號奉朝請本朝橫榻之任安視班聯其爲貟外之前行蓋在官制之後改及遷晉粉省知隔幾塵仰視土山詎容一蹴顧某無似知

標十

命不猶水馬之走徒勞自甘退舍士牛之駢宜鈍何敢着鞭偶成鑽貟外之天誰实爲將軍之地茲蓋伏遇某官仁深引類義重嘘枯怜其剪籠中之羽假之翼憫其困轅下之輶借以齒牙既費挈提又加獎勞愧無成績可書日月之常尚託餘庥帰守煙霞之痼

回趙司戶等賀轉官

斗壘藏瘞曾微歲最天朝懋賞俾叙年勞是爲平進之常難講同寮之謝敢圖高誼見畀屬辭恭惟某官義篤官聯情親事契胥保惠有教誨有味其

言孰披拂孰吹噓不愛其力有怜邊賞躡綴外郎
笑猴騎土牛之蹤真成鈍滯觀催化水蛤之變要
是沈淪或承之羞不知所賀某未能辟穀久已思
尊士夫爭磨勘而殺人幸容苟免將軍以告身而
易醉行可勻歸

改官

改官謝丞相

璧水綴貞已抱罔功之愧金闈登籍復叨寓祿之恩此聖世優職事之常而愚儒無功狀之實全出鑪錘之造敢忘竿牘之恭切以祿至宣德之階雖八品秩俗羨通班之寵號再登科舉必五貞職湏六考貳卿爲之進卷萬乘至於臨軒使百里或九十之差則分寸有千丈之落幸獲通於班筭又免待於戍瓜惟甄異於庭紳許帶行於職組以此刈薪於翹楚斯亮天功如其不稼以取禾曷孚人望

標十

如某者起於素賤加以朱愚自安鷺鳩乍鶉之棲亦乏蚍蜉蟻子之援隨材官蹶張之後不自意全補文學掌故之聰已逾分願感大鈞無垠之播物欲小子有造於成人進之東膠告于南面如絲如綸而如綺有墮自天在沚在陵而在阿孰爲之地伏遇某官坤厚載物鼎亨養賢耻一夫之納溝中欲得其所招諸生而立館下恐毀于隨故雖糾錄之曹亦假趙遷之渥某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卑者止高者流當益厲六館之仁勇直而溫寬而栗庶可助九德之敷施

改官謝喬司業

行簡

同第七卷除國錄謝葛祭酒啓頭

伏遇某官道航聖瀆材棟儒林左史讀五典三墳
蓋將倚相國子學尤德六舞暫假司成當江濤如
此之時軫根本眇然之慮欲作成於六館以表厲
於四方有灌者淵不嫌葭葦之衆言刈其楚蓋爲
薪槱之儲况素出於門牆尤願承其模範某敢不
尊其瞻視識所步趨雖藻火粉米之不同貴賤位
矣儻願攀鑄金之可薦左右筆之

回劉教授大川謝舉改官

標十

綴曲江之題知賢已久玷直指之寄察士為先方
跋踏於循牆遂蹉跎於削牘有來巽謝良仞謙光
伏惟某官行有宮庭文爲輶輶吹更生之藜杖孰
非鴻寶之書裁夢得之桃花不作大釣之間淹回
如此靜退恬然茲雖騰一鷄之章恨未足五祀之
數某墓頤無政龍節非材下車而舉慈明豈種私
門之桃李築臺而招郭隗欲開公道之荆榛惟慙
程力之縣更辱摛文之綺

宮觀

賀瀘帥楊尚書

汝明

進職奉祠

元帥賢勞清都均逸文昌八座昔倡九牧以阜民
幕府十年今解伍符而還里顯拜綠綺之寵峻加
紫殿之班歸哉歸哉幸甚幸甚恭惟某官柔嘉維
則從容以和節槩抗岷峨之橫淵源深江漢之濯
高塵迅步不受人間風日之塵緩轡徐驅徑曳天
上星辰之履五月瀘溪之入九鑽巴火之新大國
十連民無遺便細書一札王曰遄歸乃思畫行之
榮欲就晚賦之樂日出而作皆言倦飛則知還夜

標十

行不休誰作急流之勇退偉公高節立我懦夫孔
戣耳目未覺衰力控二宜之疏溫公肺觴為已有
暫營獨樂之謀况幾兩幾駟羨巨源之歸而一壘
一區足子雲之樂南方已定足可從赤松之游東
征是皇尚當爲蒼生而起某夙蒙異顧輒布賀忱
既羨公未老而得閑又愧我每懷之靡及挹浮丘
之使尚願執鞭登藜侯之樓或蒙援筆

賀李侍郎進秩敷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

狀杜勞還崧高均逸大行臺之保大載纘武功真

學士之拜真誕敷文德有偉急流之退式觀晚節
之香恭惟某官博極羣書洞視萬古用之禮義講
唐虞於細氈詰爾戎兵撻秦楚之堅甲昔者狂瀾
之倒屹然暢轂之堅遠揚邇昭外鎮內撫盡護諸
將不聳一塵王曰遄歸將運籌帷幄之內我戍未
定且收身矢石之間學士象四時光祿正二品祝
釐太室真聞呼萬歲之三詔祿禁廬又可襲六藝
而七班接西京之鸞鶴歡騰北墅之龜魚名與身
而孰親事隨憂而共減起視當壯允謂全人某

一聞除書亟裁斐語起溫公於崇福不無願公入相

之人迎老子於函關且致爲我著書之請

賀安觀文

丙除節使開府官觀代董置制

元老求閑清朝疏寵齋壇授鉞新大將之威儀揆
路票纓等上公之體貌仍峻竹宮之領用華梓里
之歸綸綺載揚紳綾胥慶恭惟某官材弘且毅器
博而周所守匪親化爲豺狼頃幾失劒門之壯無
禮於君誅如鳥雀公迄回汎水之朝是爲非常之
功宜受不次之賞况尅復四州於談笑而撫摩八
載之蒼痍若時登庸遂典樞機之貳聞命就道又
成藩屏之留方深虛佇之思忽控養恬之請橐塊

戟纛儀仗乘以啓行衡紈絃縱視三階而命秩仍
從神圉以佚安期是爲地上之仙何愧山中之相
向也雲無心而出岫今則水有時乎回淵惟出入
將相之榮雖聖賢而難必至功名終始之際尤今
古之罕全貫一節於行藏知百年之壽考從容甲
第寧肯甘田宅之汙笑傲午橋自可窮園林之勝
某聳聞盛事敬仰高風季鷹思吳亦欲爲適志之
舉司馬還蜀何當效負弩之迎

代秘丞林郎中

夢英

謝丞相得祠祿

老而妄動自速煩言罪以疑輕尚沾微祿重惟踈

裏十一

謬倍費保全戴洪造之難名撫孤蹤而增感伏念
某猶笄諧世顛獨愈人少而耻有道之賤負妾希
千祿壯始悟不義之富貴亦足辱身因嘗把江海
之麾惟不願冰山之倚甫違繒繳便入林泉食神
圍之祠凡五六任頓屠坦之刃幾十九年自量叔
夜之不堪任笑仲連之強作母友不如已者乃師
教之以義強委重焉則君命也自屠羊之反肆即
殺馬而毀車誰誤聽聞忽勘擢念士非其招而往
孔子奚取焉苟傲無所恃而行韓愈亦人耳抗辭
有罪引疾爲欺冒然扶憊以奉承識者逆憂其顛

沛清班難僭顧再轉而爲丞素行久愆非一鳴而
輒斥旣云欺世安所避刑竊鉞無往而非疑聚鐵
不容於鑄錯乍賢乍僂身已變於三期僞行僞言
誅何逃於七日投荒已幸續食謂何豈老芋之似
茯神元非罔市而遠志之爲小草失在出山無墜
諸淵姑予之金譽而召毀而去聖則何心吉之先
動之微汝曾不悟致勤大播如此曲成伏遇某官
謙虛受人坤厚載物謂士非梁冀之賓客謾與招
徠至人言盧杞之姦邪固難覆護怒猶疑其溢惡
殺寧失之不經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蓋天

真一

容地乃今知寅亮之功見大德之好生豈匹夫之
受賜某仰銜厚施已迫頽齡斗升之活波臣固貪
舊物七十而致君事正在新年與其身後重作僞
之愆不若生前瀝祈哀之悃惫愧林惠之無盡悔
不可追鍾鳴漏盡而不休行將焉入得反初服實
出大鈞小人之過必文何嗟及矣君子之愛以德
願卒成之

代李制機大有得祠謝丞相

幕府效愚猥蒙重効公朝宥過特畀真祠感無地
以寄言德如天而難論伏念某才固無似命亦不

猶門戶百年難問庭前之雀科名二紀真同竿上
之魚幸且安百里之子男誰使作諸侯之賓客既
叨贊畫安敢隱情堂上之兵未可屈人於不戰幕
中之辯真乃以我而爲傾怒因水蟹之移殃竟池
魚之及言如綸綺固疑乍佞以乍賢法猶權衡寧
免則筆而則削奪其兩秩倏已朞年適逢肆眚之
恩輒動問鈞之請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多閔其
窮察其遇茲恩尤厚遇蒙復玷特賜祝釐疾雷震
霆於物無存全之理祥風甘雨乃今有覆露之功
恭惟某官社稷卅臣鼎彝家學以一二日萬幾之

無曠乃十五年獨力而有餘得伊尹以格皇天亦
旣浮三釤之寶玉問鄧禹而披輿地行將膺萬國
之貢珍諒欲四海之會同益思九德之咸事矧惟
孤迹夙累一陶茲加拭拭之仁殆有發生之漸某
敢不銘心圖報沒齒銜恩桃李盡在公門豈終使
一株之慘淡葑菲無以下體尚希發牛草之華滋

致仕

回李致政

坤載

聯事少城一星終矣懷章仁里數月于茲未皇致擁篲之恭猥先辱踵門之見恭惟某官盤根仙種發藻儒英夷惠可否之間夙播仲元之譽達榮前後之舉莫回令伯之高終難縮手於袖間竟出摘髭於額下一第直溷子終嫌識路之疾驅再轉不負永甘作急流之勇退尋槁中之四皓見林下之一人致爲臣而歸良可厚近古之俗從邦君其上尚爲賦遠景之樓某爲長於斯得人焉耳車哉兩

馬幾駟孰不羨楊侯之賢蘊一本水一盂更願聞任棠之誨

回彭致政

琛謝致政王仲

一經教子入服義方五福錫民天頒仁爵未皇走慶先沐陳箋伏惟某官典刑老成魁壘耆文漢庭用少功名雖恨於蹉跎周王作人壽考固同於飛躍蔚秋蘭之流馥忻春草之隨袍貴老爲近於親式稱綵衣之養乞言以成其祿會聞黃髮之詢某及交阿戎還識叔夜壽胥與試此何與魯侯之功盍歸乎來行即顯文王之壯



—

